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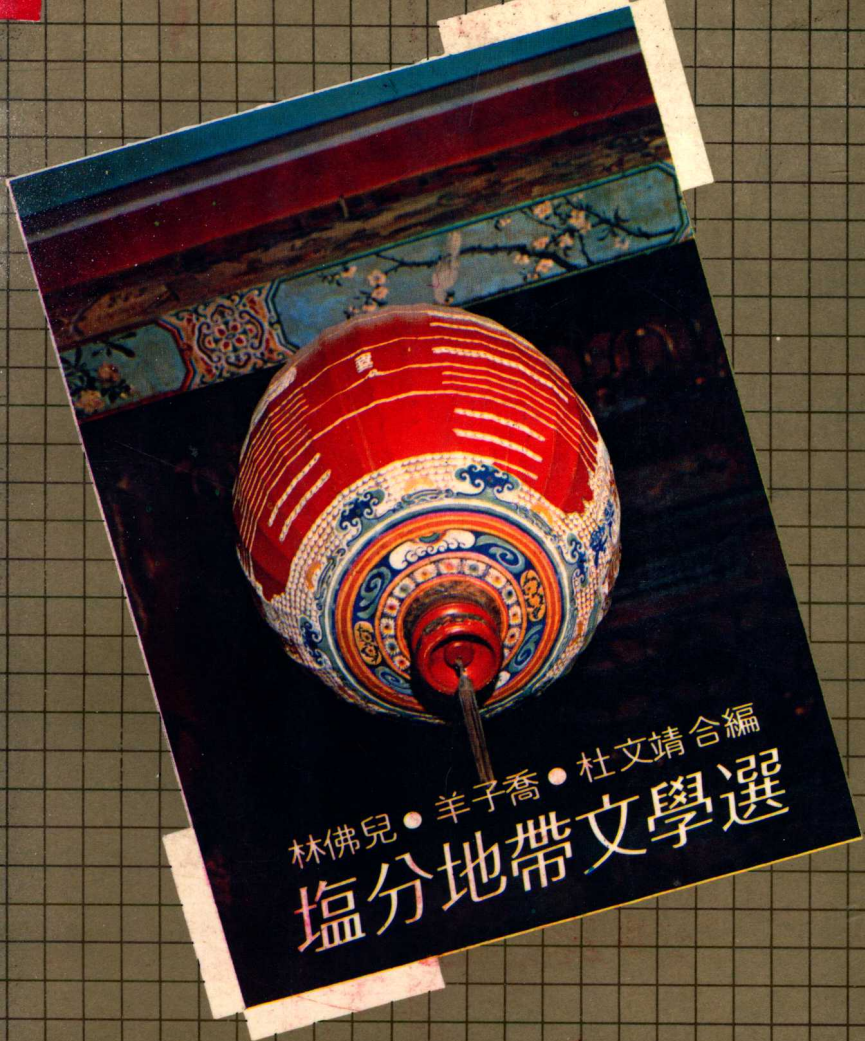
●●●●●林佛兒●羊子喬●杜文靖合編●●●●●

《鹽分地帶文學選》



●●●●●林佛兒●羊子喬●杜文靖合編●●●●●

《鹽分地帶文學選》



林佛兒 • 羊子喬 • 杜文靖 合編
鹽分地帶文學選



漢榮書局 有限公司
 九龍通菜街63號A 地下及二樓
HON WING BOOK CO. LTD.
 63A, TUNG CHOI STREET,
 G/F & 1/F, KOWLOON, H.K.
 TEL: 3-910585-7

林白出版社出版 • 封面設計 / 楊國台

I 218.58
834

S002376

編主喬子羊・靖文社・兒佛林

選學文帶地分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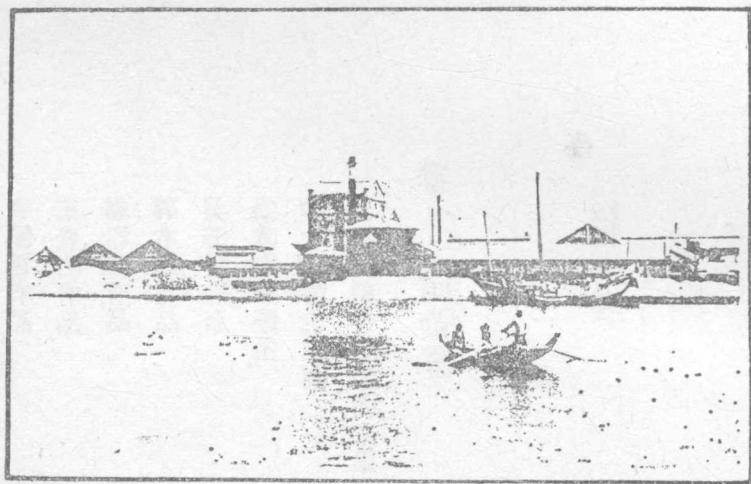
行印社版出白林



S9008239

石景宜先生
惠贈

鹽分地帶文選



編主喬子羊。靖文杜。兒佛林

目 錄

卷一：前輩篇

光復前鹽分地帶的文學	羊子喬	三
鹽分地帶作家論	林芳年	三七
從貧瘠到豐盈	杜皓暉	五
吳新榮作品	吳新榮	七
郭水潭作品	郭水潭	二五
徐清吉作品	徐清吉	一五
王登山作品	王登山	一五
青陽哲作品	莊培初	一七一

林精鏐作品

林芳年 一九七

林清文作品

林清文 二二三

卷二：現代篇

傳下這把薪火

羊子喬 二二三

林佛兒作品

林佛兒 二四二

楊正雄作品

楊正雄 二六三

楊青矗作品

楊青矗 二九七

黃勁連作品

黃進連 三四五

謝光村作品

謝光村 三六九

鄭炯明作品

鄭炯明 三七七

蕭郎作品

蕭郎 三九一

羊子喬作品

羊子喬 四三七

黃昭敏作品

黃昭敏 四五五

林仙龍作品

林仙龍 四六一

卷三：附錄

周梅春作品

謝武彰作品

吳 鈞作品

月中泉作品

高琇嬋作品

黃武忠作品

小 赫作品

簡 簡作品

周梅春 四七七

謝武彰 四九七

吳 鈞 五〇七

月中泉 五五

高琇嬋 五二

黃武忠 五九

小 赫 五五

簡 簡 五七

臺灣新文學檢討座談會

憶郁達夫訪臺

思想起

外行人看「展」

淺論北門七子詩

郭水潭 五七五

郭水潭 五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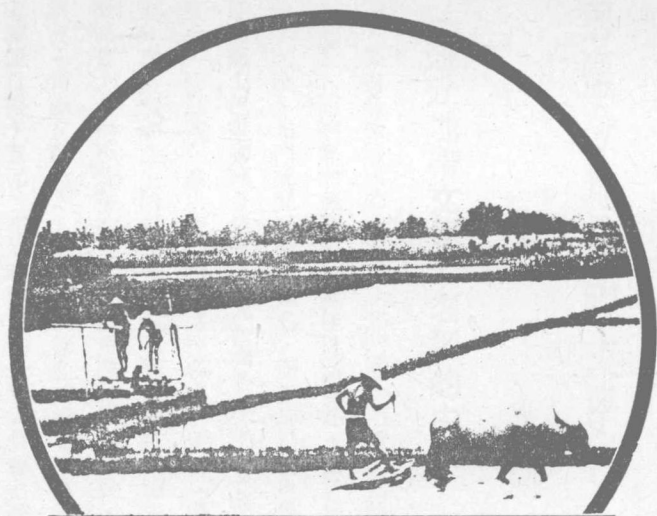
蕭 郎 五九一

黃必勝 六〇一

龔顯宗 六〇七

// 前復光 一卷

白 林



前輩篇

前復光

一卷

第一 大國



第一 大國

光復前鹽分地帶的文學

羊子喬

一、「鹽分地帶文學」名稱的由來

「鹽分地帶」一詞，係指日據時代的台南州「北門郡」而言，當時的北門郡包括現在的佳里、學甲、北門、將軍、七股、西港等六個鄉鎮。除佳里鎮以外，由於地理環境處於濱海、溪埔地帶，土壤多少含有鹽分，七股、北門鄉又以產鹽聞名，而當時以佳里為中心的幾位文學青年所發表的文藝作品帶有濃厚的鄉土色彩和鹽分氣息，因此台灣各地文人與北門郡文人相處時，都稱他們為「鹽分地帶派」的文人，而這些作家也樂於接受這一名稱，所以「鹽分地帶文學」於焉形成。

如今當我們體察鹽分地帶文學產生的原因，大致可歸納為三種因素：一、歷史文化的淵源：就整個台灣文化的演變而言，台南市是縱的繼承，台南縣是橫的發展，而台南縣又以佳里鎮的文化最為淵源博遠（詳情見「南瀛文獻」）。二、經濟繁榮的造成：當時佳里鎮以盛產老藤及皇帝豆聞名於全省，每棵老藤值日幣十五元，在當時區署的公務人員每月薪水才日幣四十元左右，而佳里鎮又是北門郡商業轉運站，農作物、魚類皆在佳里交易。三、文人的寫作風氣盛行：日據時

代從事文學創作的人不多，而寫新詩的詩人更少，但在佳里鎮却擁有五、六位重要詩人，活躍於台灣文壇。

鹽分地帶派，其實只是自然形成的文學小集團，這個文學小集團除了同仁間保持友情外，並互相從事新文學的推動，在當時的台灣文人墨客都想像鹽分地帶是個詩人鄉，因此許多文人（包括當時住在台灣的日本作家）來此巡禮。曾經慕名而來的文人，台北方面計有：陳逸松、陳紹馨、黃得時、劉捷、王井泉、張文環、江賜金、王詩琅、廖漢臣、張維賢、楊千鶴、楊郭杏、林克夫、呂訴上、金關丈夫、池田敏雄、藤野勇士、多田道子等。新竹方面：龍瑛宗、吳濁流等。台中方面：張深切：張星健、楊達、葉陶、賴明弘、江燦琳、田中保勇、日高紅椿等。南投方面：吳坤煌、林衡權等。彰化方面：李君爽、石錫純、楊景山等。嘉義方面：林快青、賴兩若、徐玉書等。台南方面：林茂生、楊熾昌、利野蒼、黃百錄、歐清石、莊松林、江家錦、盧家興、賴建銘、黃寄珍、國文直一等。每逢有朋自遠方來，鹽分地帶同仁即邀約在佳里醫院集合，以聚餐方式歡迎遠客，同時舉行文藝座談會，並且把座談記錄交由報紙文藝欄發表。

當時有人批評：在「台灣新聞」發表詩作的鹽分地帶詩人，最為超眾拔羣（見「台灣文藝」第二卷第一期）；又有人認為這羣詩人作家一定會產生偉大的作品（見「台灣文學」創作號）。現在就讓我們回顧一下鹽分地帶的文學成長過程。

一一、當時的文學環境

清廷敗於甲午戰爭，將台灣割讓日本。日人據台之後，自然地輸入日本文學。然而，當時台灣傳統文學漢詩文，仍為文學主流。由於中日為同文之邦，來台日人對中國傳統文學多能瞭解，且能為漢詩文，與台灣文人結為文學之交者，大有人在。

「日本入據台灣初期，有意收攬、懷柔，乃「大興文教，禮遇賢士」，歷任總督獎勵風雅，因而詩人聯吟會盛極一時，酬唱風靡全省。所謂全省詩社聯吟大會，亦時常舉行，詩會使官民在文藝上打成一片，詩的活動一直興隆不替，至民國十五、六年，發展至最高峰，全省詩社，數以百計，而大陸文士章炳麟、梁啟超等人，亦於此詩學鼎盛之際，先後來台，對台灣文壇皆有所裨益」（見「台南縣志文藝誌」七七頁）。然大多數詩人，能够高風亮節，保持文學貞操的人不多！因此引起身在北平求學的張我軍於民國十三年在「台灣民報」發表「糟糕的台灣文學界」，文中他認為：一、台灣文人的舊詩文祇是似是而非的詩韻合璧。二、這些文人祇想出鋒頭，沽名釣譽，竟然自稱詩翁，鬧個不休。三、不知詩的本質把詩當作酬唱的工具，希望對文學有興趣的人，多讀關於文學原理和文學史的書，多讀中外的好的文學作品。由於此文措詞激烈，引起台灣傳統詩人的反感，於是新舊文學的論戰燃起。

在這種傳統文學鼎盛環境下，詩社有如雨後春筍，當時北門郡計有：登雲詩社（佳里街佳里興）、學甲吟社（學甲庄）、竹橋吟社（七股庄）、將軍吟社（將軍庄）等詩社。後來王大俊及吳萱草（吳新榮之父）亦出而組織一個全郡性的詩社——白鷗詩社，推吳萱草為社長，王炳南、王大俊為顧問，當時加入的社員，人數達三十餘名。其中的重要詩人計有：林泮、吳萱草、洪權、

陳哮、鄭國漬、徐青山（婦產科權威徐千田博士的父親）、陳昌言、黃標等人。

日人佔據台灣五十餘年，實賴這些傳統詩社的詩人來維繫祖國文化於垂絕，其功勞不可磨滅。當日人據台初期，許多文人眼見有志之士，以武力來反抗日人，終遭摧折擊敗，乃轉向詩人的結社，其作用在於保存固有文化，且具有抗日意識的傳佈作用。「當時的文士們，雖然對於擊鉢聯吟心存鄙視，但是在異族鐵蹄下想保存漢民族的文化，不得不提倡詩社聯吟，借以鼓吹青年學子學習祖國文化，其用心之良苦，真可以說是『無淚可揮惟說詩』」（見陳運棟「台灣人物叢譚①」一〇六頁）。所以詩人的結社聯吟，雖弊端叢生，酬唱往來已失文學真諦，然萬不可一筆抹殺其維繫傳統文化的功績。

三、鹽分地帶新文學的萌芽

民國八年，祖國的五四愛國運動，間接地影響了在日本留學的台灣青年。他們相繼組成團體，並且發行刊物，連絡同志，致力於新文化運動，為着祖國能早日強盛，解救台灣而努力。在這種新思潮的鼓舞中，蟄居島上的台灣青年，終於在民國十年由蔣渭水策劃領導和林獻堂的支持下，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見陳少廷編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第四頁）。然而新文學運動的產生，乃與新文化運動同軌。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為了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為了尋求民族自主、自決，因此民族意識澎湃，民主主義思想抬頭，對於政治、經濟、文化等無不重新加以檢討，文學亦然。所謂新文學運動，乃自然主義文學以來，反對貴族